陔餘叢考

陔餘叢考卷四

陽湖　趙翼　耘崧

四書別解數條

四書經朱子作註之後固已至當不易然後人又有別出見解稍與朱註異而其理亦優者固不妨兩存之要惟其是而已今錄數條於此大學缺格物致知一傳黃榥謂以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節移於聽訟吾猶人之下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亦自完善則此一章但有脫簡而無缺文更不必補矣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朱註以爲觀其子之志行則下文三年無改句文義不相貫故注中只得用然字一轉楊循吉謂宜

作人子之觀其父解父在時子當觀父志之所在而曲體之父沒則父之志不可見而其生平行事尚有可記者則即其行事而取法之如此則下三年無改句正是足此句之義直接而下自然貫注不待下轉語也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張鳳翼謂能攻擊異端則害可止孫奕示見編亦訓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宰予晝寢李濟翁資暇錄作晝寢謂繪畫其寢室也則下文朽木糞土之牆似更關合子罕言利史繩祖學齋佔畢謂利固聖人所不言至於命與仁則論語中言仁者五十三條言命者亦不一而足此豈罕言者蓋與字當作吾與點也之與謂子之所罕言者惟利耳而所與

者乃命與仁也子路從而後吳青壇謂見其二子焉何
當在至則行矣之後益子路再到時不見丈人但見其
二子故以不仕無義之語告之不然既無人矣與誰言
哉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襲傳作怨何不以謂致
怨於何不用也孟子夫齊宿於晝考之史傳齊地無晝
名者邢凱坦齋通編謂當作畫而引史記田單傳聞畫
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
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亦即此地然則晝之
當作畫更爲有據顧寧人山東考古錄亦云晝當作畫
而以劉熙注爲是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思謂正心
二字乃忘字之誤謂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

重一勿忘字古書如無逸篇登生則逸三字文更有致馮婦搏虎章周密癸辛雜識謂卒為善作一句士則之作一句野有衆逐虎作一句如此則下文其為士者笑之正與士則之相照應以上數條皆與朱註異者文在及荷蓧馮婦三章為最優

子見南子

論語惟子見南子一章最不可解聖賢師弟之間相知有素子路豈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足以相浼而慍於心卽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設誓以自表白猶乎兒女子之詛呪者楊用修謂矢者直告之也否者否塞也謂予之道不行乃天棄之也其說似較勝按此說本史

記索隱謂天厭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厭也則固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謂子路以孔子既不仕衛不當又見其小君是以不悅則夫子之以否塞曉之者又覺針鋒不接竊意子路之不悅與在陳慍見君子亦有窮乎之意正同以爲吾夫子不見用於世至不得已作如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不覺憤悒侘傺形於辭色子乃直告之曰予之否塞於遇實是天棄之而無可如何矣如此解似覺神氣相貫荀書宥坐篇子路見夏南憤志而忼慨夏南淫亂而子之慨而所謂憤志忼慨亦只侘傺無聊之意非以見淫人而不悅也

束脩二義

束脩有二說其以爲十脡脯者本邢昺疏引檀弓束脩

之問不出境及少儀其以乘壺束脩一犬賜人者又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於境中而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又開元禮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升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此脡脯爲贄之証也宋夏英公鎮襄陽胡旦以贄廢在襄英公以精縑十疋贈之旦還其五疋英公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所解束帛戔戔之義同於束脩束脩則十脡之脯束帛則卷其帛屈爲兩端五匹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於隱淪之義也此亦十脡爲束脩之証也然漢書光武詔卓茂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

脩檢節誠固鄭后紀有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太守薦般束脩至行皆以整束脩飭爲訓卽以之釋論語自行束脩以上謂能飭躬者皆可教也於義亦通至杜詩薦伏湛疏內云自行束脩訖無瑕玷注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爲臣子忠孝交不諂瀆陳寵奏頌曰自初束脩折節行仁貫堅謂荀爽曰吾束脩自立未嘗易志則又皆以束脩爲十五歲以上蓋十五乃入學之年入學必用束脩遂爲故事也

子巽於匡記載不同

子畏於匡史記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命之歌而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韓詩外傳云趙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圍孔子子路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我歌子和三終而圍解按甯武子乃晉僖公時人距孔子且百餘年孔子何由使從者假其名以免難史遷之附會固不必論至趙簡子將殺陽虎以孔子似虎而圍之尤屬不經左傳虎奔晉適

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家語亦謂孔子以趙簡子好利必溺虎之說而從其謀以致禍敗今考虎之事趙鞅也鞅納蒯聵於戚宵迷失路陽虎教以右河而南必至鞅之卜救鄭也陽虎以周易筮之曰宋方吉不可與戰乃止虎之事趙簡子見於左傳者如此並無獲罪於趙之事也而韓非子又云陽虎逐於魯疑於齊而之趙趙簡子迎以爲相左右諫以爲不可簡主曰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以御之虎不敢爲非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則虎且有功於趙氏豈有致其攻鬭之理況虎事簡子多年豈不能識而誤認孔子爲虎乎匡之地風俗通以爲魯邑謝會以爲在陳留亦皆非晉

地簡子又何從而要截之則外傳之說亦妄也而匡人之有簡子亦不經見則家語之說亦不可信朱註但云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洵乎斟酌盡善矣

執圭

論語執圭注謂諸侯命圭按考工記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命圭者天子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夫所謂朝覲者諸侯親朝覲於天子也朝覲執圭則非朝覲皆不得執也非朝覲不得執則諸臣聘問益不得執也又按典瑞及玉人瑑圭璋八寸

以類聘鄭注瑑文飾也衆來曰頫特來曰聘賈疏謂此上公之臣執以頫聘於天子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頫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躬圭但瑑文爲飾耳據此則諸侯之臣頫聘於天子用瑑圭也頫聘天子用瑑圭豈有聘鄰封反用命圭者聘禮疏曰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瑑之而已曰瑑之者卽所謂瑑圭也曰降其君一等者公命圭九寸瑑圭則八寸侯伯命圭七寸瑑圭則六寸也然則惟諸侯親朝覲天子用命圭其遣臣頫聘天子及聘鄰封則皆用瑑圭論語注以聘問所執爲命圭者誤矣國君止一命圭若用以聘問倘一時分聘數國又

安得如許命主耶

亂臣十人

亂臣十人古本無臣字唐開成石經亦尚無之考馬融鄭康成註論語皆云有文母而劉原父以爲邑姜王西莊云蓋因唐時俗本誤添一臣字予不可以臣母故改邑姜也然北史齊后妃傳論云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卽神武妻婁氏也則以亂臣爲邑姜唐以前已有此解

彭祖卽老聃

論語竊比老彭諸家註釋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正義謂卽莊子所謂彭祖也王弼曰老老聃彭彭祖也

按彭祖封於彭城以久壽見稱則老彭卽彭祖明矣邢昺疏一云卽老子也此其說蓋據世本史記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而史記老子傳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以是參証知其爲一人也按彭祖之述古不經見而孔子嘗問禮於老聃又孔子答曾子問動云聞諸老聃可見論語述古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而或者謂彭祖在殷已極老壽何由復至春秋時彭則籛鏗聃則李耳既爲一人何以兩稱且彭國滅於殷末聃名見於周末若果一人則相距數百年中何以不經見殊不知彭祖爲顓頊元孫陸終第三子事見風俗通而屈原天問云

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注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又論語疏亦謂堯時封於彭城是堯時已在禹皐之列彼可以自唐歷虞夏而至殷獨不可自殷歷周乎若以鏗耳名各不同爲疑古人原有一人數名而錯見者廣翻云彭祖名翦則又不特名鏗矣太史儋見秦獻公言周秦離合之說史遷謂儋即老子也則又不特名耳矣安在籛不可李而鏗不可耳乎且史記索隱引商容以舌視老子老子悟舌以虛存齒以剛亡商容殷紂時人而以舌悟老子是殷末已稱老子也老子內傳云武王時爲柱下史是周初已爲史官也臨海廟有周成王饗彭祖三事鼎鼎足篆東澗二字是成王時或猶稱

彭祖也幽王時三川震伯陽甫曰周將亡唐固謂伯陽甫即柱下史老子王弼亦謂伯陽甫姓李名耳謚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又見於西周之末矣玉清經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遂去是又見於東周之初矣又安在數百年中絕不經見乎然則合諸書以觀彭聃一人確有明證此公直自陶唐時迄於周末入關爲關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史記所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神仙傳所稱七百六十七歲八百三十八年及張守節所稱歷十二王歷三十一王論語疏所云壽七百歲者猶第各就所傳而分記之實未嘗統計其年壽也或又曰唐荆川云邪生以吐故納新熊經鳥伸

歸之彭祖而不及老子其論老子闡風於古之道術又絕不及長生吐納事明其各自爲一家也今云一人何以操術之不同乎曰不然方其爲彭祖也精意於養生治身服水精餐雲母神仙傳述其言曰服藥百裹不如獨臥近世道家修煉實本於此人徒以五千言中無此術遂謂道家者流僞托於老子而不知正其始之所有事也及爲老子則涵茹道德淹貫典禮猶龍之嘆且駸駸乎有儒者氣象矣不寧惟是後漢書襄楷傳老子入西域爲浮屠天神遺以好女堅卻不受曰此但革囊盛血耳又齊書顧歡傳記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乘日精入國王夫人淨妙口中已而降生佛道由是興焉是

又聞佛氏法門炎然則此公方且神奇變化出沒於三教之間迭遷屢變而未有已也曰史傳所載彭聃各著誕生之異豈有一人而數生者日吾正以其誕生而證之也風俗通云陸終娶鬼方氏女嬇久孕不育啟左脅三人出焉啟右脅三人出焉彭祖則左脅所出也而元妙內篇記老子亦剖左腋而生又僊歎傳所記淨妙之孕亦剖左腋夫安知非即女嬇剖生一事而記載者各繫諸傳首遂分見若三降生耶書之以俟博雅者

微生高抑尾生

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戰國策蘇代謂楚王曰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高誘注淮

南子尾生魯人又蘇代謂燕昭王曰尾生高不過不欺人耳是尾生名高微尾音相通其人素有直名蓋曾守硜硜之信者則尾生即微生高無疑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吳師道亦謂即論語微生高也

公山弗擾召孔子之不可信

史記公山不狃本之左傳小司馬註引鄒氏曰狃一作蹂論語作弗擾是論語之公山弗擾即左傳之公山不狃也左傳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爲費宰出勞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懷弗敬不狃乃嗾陽虎逐之是時不狃但怒懷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

氏叔仲志又不得志於齊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以計入於孟氏孟氏之宰公斂處父率兵敗陽虎陽虎遂逃於讙陽關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時不狃雖有異志然但陰搆陽虎發難而己實坐觀成敗於旁故事發之後陽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無恙蓋反形未露也則不得謂之以費叛也至其以費叛之歲則在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先墮郈季孫將墮費於是不狃及公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及輒奔齊遂墮費此則不狃之以費叛

也而是時孔子已爲司寇方助公使申句須等伐而逐之豈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記徒以論語有孔子欲往之語遂以其事附會在定公八年陽虎作亂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謂之以費叛而召也既叛以後則孔子方爲司寇斷無召而欲往之事也世人讀論語童而習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復參考左傳其亦陋矣王鏊震澤長語又謂不狃以費叛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張公室因引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後輒勸吳伐魯不狃責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國可見其心尚欲効忠者以見孔子欲往之故此亦曲爲之說子路之墮費正欲張公室而不狃即據城

以抗此尙可謂非叛魯乎蓋徒以其在吳時有不忘故
國之語而臆度之實未嘗核對左傳年月而推此事之
妄也戰國及漢初人書所載孔子遺言軼事甚多論語
所記不亦同此記載之類齊魯諸儒討論而定始謂之
論語語者聖人之遺語論者諸儒之討論也於雜記聖
人言行眞僞錯雜中取其純粹以成此書固見其有識
然安必無一二濫收者固未可以其載在論語而遂一
一信以爲實事也莊子盜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竊國而
孔子受其幣夫陳恆弑君孔子方請討豈有受幣之理
而記載尙有如此者論語公山不擾章比亦類是

羿奡非夏時人

羿善射奡盪舟解以有窮后羿及寒浞之子其說始於孔安國而朱註因之蓋據左傳羿代夏政而恃其射用寒浞爲相浞乃取其國衆殺羿而烹之浞因羿室生子澆及豷使澆滅斟鄩後夏臣靡收二國之餘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遂滅澆與豷是善射之羿不得其死事跡顯然而澆與奡聲相近澆亦被殺於少康遂并以澆釋奡也按古來名羿而善射者不一人呂覽黃帝時大撓作甲子剏曹作衣夷羿作弓是黃帝時有羿也許慎說文云羿帝嚳射官賈逵亦云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是帝嚳時有羿也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殺九嬰上射十日下殺猰㺄其說雖荒幻然必因堯時有善射名羿

者而附會之是堯時有羿也而夏時亦有羿則左傳所云是也淮南子又曰古有善射者名羿堯羿慕之乃亦名曰羿此或即夏之羿也使以為一人則自黃帝至夏后相之世天下有如此久壽之人乎且善射之羿之不得其死也亦不一左傳曰殺羿而烹之是一羿之死也孟子曰逢蒙殺羿又一羿之死也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棓高誘註謂以桃作大杖擊殺之是又一羿之死也使以為一人豈有一人而數遭非命者乎是可知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宮适所云並未言篡夏之事則未知其所引何代之羿也至寒浞之子名澆左傳並不言奡孔氏特以羿相近遂據以釋奡按澆或音驍或音

聊或音交集韻雖有羿之音以為寒浞子王逸註楚詞亦引論語澆盪舟此皆因孔註而依附之未可以為確也而澆之盪舟不見所出正義云孔註謂能陸地行舟者以此文云羿盪舟盪推也以此知其多力能陸地推舟也然則孔註以澆能盪舟不過就論語本文而別無所據依也而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蓋古字少傲奡通用宋人吳斗南因悟即此盪舟之奡與丹朱為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則既云無若丹朱傲矣下文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與奡為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曰朋淫于家則丹朱與奡二人同淫樂也吳氏之說真

可謂鐵板註脚矣傲之不得其死雖無可考然傲與奡
之音相同既不比澆與奡之但音相近且罔水行舟之
與盪舟尤爲針孔相對則南宮适所引奡盪舟實指丹
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寒浞之子斷可識也則所云善
射之羿或亦指唐時之羿未可知也況引羿奡但言恃
力而不得其死原不必指同時兩人則即以爲夏時之
羿亦無不可也而奡爲罔水行舟之傲則確不可移矣
按天問覆舟斟鄩句王逸註奄若覆舟言取之易也
顧寧人則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
戰於濰覆其舟滅之謂天問所云覆舟斟鄩者正指
此安國時竹書未出故註爲陸地行舟也則澆之覆

舟與豕之譌舟本不相涉

浴乎沂風乎舞雩

論衡云說者謂浴者浴沂水也風乾身也然周之四月乃歲二月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乎蓋浴乎沂涉沂水也風歌也詠而饋饋祭也乃是二月中龍見而雩祭歌詩設樂也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孔子與之善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行浴與風之事本易啟人疑余另有說在周時列國用夏正條內若王充所云雩祭則又失之遠矣果如其說以雩祭調和陰陽則亦爲邦者之事也又何必問求亦非爲邦歟又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爲歲二月此欲

實其龍見而雩之說龍見在二月故牽强附合如此惟沈約引蔡邕月令章何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又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然則浴沂蓋即三月祓除也韓昌黎註論語改作沿乎沂又是一解閻百詩謂曲阜亦有溫泉但距沂尙七里朱子初欲訂浴爲盥濯祓除忽又按曰有溫泉焉乃仍以爲浴云王棠謂浴於溫泉將靑天白日之下赤身露體而浴于川乎按此諸說惟上巳祓除最爲近理至王棠疑爲白日中躶身而浴則又不知凡溫泉可浴之處皆有屋宇如秦之驪山等處何嘗露浴也

摯干繚缺或以爲殷人

太師摯等適齊適楚適蔡漢儒多有以摯等爲殷末人者班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即引師摯等以實之且云齊楚蔡者乃追記其地非謂當時已有此國名也古今人表列摯干繚等師古亦以爲紂時人而董仲舒對策云殷紂時賢者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師古又引方叔鼗鼓等註之并云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諸儒家往往乖別則以摯干繚缺等爲殷末人固非無稽矣然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則又

即指摯干等且孔子嘗學琴于師襄又云師摯之始則八人中已有二人與孔子同時者可知八人皆魯樂官而非殷人也漢儒徒以商本紀有紂時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奔之語遂以此八人爲殷末誤矣鄭康成又以爲周平王時人更屬無據至其遠適之由註家皆以爲周衰樂廢夫子正樂之後諸伶人皆識樂之正故散而他之按白虎通云王者中央制御四方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然則四飯乃天子之制今魯亦有四飯則僭越已甚諸人之去其即以此而不特以樂職之紊亂歟

其父攘羊

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告之上上將執而誅之直躬者請代父死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告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不亦悖乎荆王聞乃赦之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此即葉公所稱攘羊之事也而記載不同亦可參觀莊子盜跖篇亦云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害也淮南子亦云直躬父攘羊而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

人莫知其子之惡係齊諺

呂氏春秋去尤篇齊有惡者醜也其父出見商咄反而告

其隣曰商畔不若吾子矣夫商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惡偏於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當時諺語蓋即此事也淮南子云魯以偶人送葬而孔子嘆然則始作俑亦起於魯俗

尊孟子

孟子書漢以來雜於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楊綰始請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未行韓昌黎文推崇之其後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其表略云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不過乎史史之降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皆聖人之賊也請廢莊老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則宋人之尊

孟子其端發於楊綰韓愈其說暢於旬休也日休又嘗請以韓文公配享太學則尊昌黎亦自日休始

五畝之宅

孟子五畝之宅注家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起於趙岐岐又本漢食貨志謂公田內以二十畝爲廬舍而食貨志蓋又因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爲廬井竈葱韭皆在焉遂意公田既授民爲廬則邑中不宜尚有五畝當是田與邑各半故謂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爲廬舍而城邑之居亦二畝半也然孟子一則曰五畝之宅再則曰五畝之宅周禮宅田注亦曰五畝之宅並未有言

二畝半之宅者明是五畝爲一宅矣若邑中之宅僅二畝半何不直言二畝半之宅乎田中不得有木既以二畝半爲廬舍則樹桑不過邑中之二畝半又何以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乎然則五畝之宅俱在邑中所謂廬舍者蓋不過苫茅於壟間爲憩息地而非於公田中占其二畝半也在穀梁傳之說亦未嘗無本蓋據信南山詩中田有廬謂公田在井之正中而有廬在其內明是以公田爲廬舍不知中田猶云田中耳古人原有此倒用文法非必田之正中也自田而言田中則爲田內自邑而言田中并不過如田間云爾非必在田之中也其下即云疆場有瓜見此廬之近於疆場也曰廬則非宅

可知也曰有瓜則不樹桑可知也且七月之詩云饁彼南畝曰彼南畝者從乎邑而言之也若田中既有二畝半廬舍井竈葱韭皆具又何必從邑中而往饁乎若謂自廬饁至田同此一井廬與田相去幾何而猶煩饁乎且婦子皆處廬供饁將邑中之宅竟無人居守乎又孟子謂商助周徹其實皆什一若公田中分去二十畝更何以云什一乎將注所謂又輕於什一者果可信乎否乎以此數者參証益知五畝之宅之在邑而廬舍無二畝半之說矣

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畢出然後歸入

亦如之其說本尙書大傳所謂春作時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也或者據此以爲農夫畢出於田野則宜有在廬儲餉之事然曰里胥平明待農夫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則每日曉出晚歸不宿於廬舍可知也且儲餉必係婦子若自廬儲用則婦子應俱在廬舍而上老之出民但云餘子畢出而不及婦子則婦子之不在廬舍可知也田中無二畝半之廬舍益可知矣

負戴

孟子不負戴于道路注負任在背戴任在首余童時甚疑之蓋習見內地人以肩挑也及至滇黔始知苗猓擔

物皆用小架負于背架有兩皮革而以兩臂挽之架上又有形如半枷者附於頸而以皮條從後縛于額以固其所擔物能負重行遠若使之肩挑則一步不能行矣乃知負戴之賓有其事也然此乃苗猓所爲孟子何以知之意當時中國人擔物亦如此耶

伊尹割烹要湯

割烹要湯註但引史記伊尹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按戰國以後爲此說者甚多不特史記也莊子湯以庖人籠伊尹楚詞涉江篇伊尹烹於庖廚韓詩外傳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淮南子亦言伊尹之負鼎其言之最詳者莫如呂氏春

秋具備篇云伊尹嘗居於庖廚又本味篇云有侁氏女
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獻之其君卽伊尹也長而賢
湯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肯湯乃娶婦于有侁氏
有侁氏喜遂以尹爲媵湯乃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
犧猳設朝而見之尹說湯以至味曰君之國小不足以
具之爲天子乃可具因言肉之美者有猩猩之唇貛貛
之炙之類魚之美者有洞庭之鱄東海之鮞之類菜之
美者有崑崙之蘋壽木之華之類和之美者有招搖之
桂越駱之菌之類飯之美者有元山之禾不周之粟之
類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崑崙之井之類果之美者有
沙棠之實雲夢之柚之類而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

此所謂說湯之辭也然當時諸說亦有不同者屈原離騷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叔師注后殷湯也伊尹始仕因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湯也天問篇云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王叔師註小臣謂尹也湯東巡從有莘乞得尹因得吉善之妃也其解水濱之木數句則云小子謂尹也尹母娠身夢神女告之見竈生鼃則急去已而竈果有鼃母遂東走回顧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林水乾後有小兒啼人取養之旣長有才有莘氏惡其從木中出因以媵女嫁於湯也由呂氏之說則有莘不肯以尹與湯湯請以婣好

始以尹為媵也由王氏之說則有莘以其非人所生故惡之以為媵也以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何觀之則呂說為是以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何觀之則又王說為是蓋本無稽之事言人人殊因無從究其是非也

王良即伯樂

王良以御趙簡子得名孟子所謂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是也左傳趙簡子納蒯聵於衛郵無恤御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而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是郵良即郵無卹也而杜註郵無恤云王良也則郵無恤即王良也國語簡子如晉陽以尹鐸不墮壘將殺之郵無正進諫簡子悟乃以

免雖之賞賞鐸伯樂與鐸素有怨至是鐸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是伯樂即郵無正也而韋昭註郵無正云即郵良也註伯樂云郵無正之字也然則孟子之王良即左傳之郵良郵無恤左傳之郵無恤即國語之郵無正本一人而伯樂則其字也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靶註內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是也乃顏師古旣知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爲一人而又以伯樂另爲一人何哉

市井

市井二字習爲常談莫知所出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註疏亦未見分晰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

有鬻賣者必先於井上洗濯香潔然後入市也顏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言之也按後漢書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云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此說較爲有據

七八月之閒旱

七八月之閒旱朱註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蓋以戰國時猶用周正也不知春秋時列國已不用周正而晉之用夏正又在列國之先（說見春秋列國用夏正條內）魏自晉分習用夏正已久杜預記汲冢紀年書係魏哀王時人所作以夏正爲首可見魏之用夏正固非一日也魏用夏正則孟子在魏對襄王所謂七八月者即魏所用夏正之七八月

而非周之七八月可知或謂夏正五六月正係望雨甚殷至七八月則非所急不知處暑以後禾苗將秀其待雨更切於五六月是孟子所謂七八月即夏正也而必以夏五六月釋之則未知魏久不用周正也

陔餘叢考卷五

陽湖　趙翼　耘崧

史記一

班彪謂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是蓋以本紀世家列傳爲史遷創例然文心雕龍云遷取式呂覽著本紀以述皇王則遷之作紀固有所本矣今按呂覽十二月紀非專述帝王之事而史記大宛傳贊則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五百里又云禹本紀及山海經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遷之作紀非本於呂覽而漢以前別有禹本紀一書正遷所本耳又衛世家贊云予讀世家言云云則遷之

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創也惟列傳敘事則古人所無古人著書凡發明義理記載故事皆謂之傳孟子曰於傳有之謂古書也左公穀作春秋傳所以傳春秋之旨也伏生弟子作尚書大傳孔安國作尚書傳所以傳尚書之義也大學分經傳韓非子亦分經傳皆所以傳經之意也故孔穎達云大率秦漢之際解書者多名爲傳又漢世稱論語孝經幷謂之傳漢武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東平王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成帝賜翟方進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時所謂傳凡古書及說經皆名之非專以敘一人之事也其專以之敘事而人各一傳

則自史遷始而班史以後皆因之然則本紀世家非遷所創而列傳則創自遷耳叔皮乃以爲皆遷創例何耶又遷書名史記亦有所本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孔子世家所謂因史記作春秋是也

史記二

史記高祖本紀先總敘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則稱劉季得沛後稱沛公王漢後稱漢王即帝位後則稱上後代諸史皆因之其實此法本於舜典未即位以前稱舜即位之後分命九官即稱帝曰古時雖樸畧而史筆謹嚴如此分命九官之前初咨四岳尚有一舜曰者正以起下文帝曰之例謂此帝乃舜也又顧命康王未即

位以前稱子釗即位後即稱王亦是此例

史記三

孔子無公侯之位而史記獨列於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國世家與孔子毫無相涉者亦皆書是歲孔子相魯孔子卒以其繫天下之重輕也其傳孟子雖與荀卿騶忌等同列然敘忌等尊寵處即云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又云衛靈公問陳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皆以孔子孟子並稱是尊孟子亦自史遷始也

史記四

史記淮陰侯傳全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乎為漢

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詆以反面族之者之究痛不可言也班書則韓信傳盡删通語而另爲通作傳以此語敘入通傳中似乎詳簡得宜矣不知删通本非必應立傳之人載其語於淮陰傳則淮陰之心跡見而通之爲辨士亦附見史遷所以不更立蒯通傳正以明淮陰之心兼省却無限筆墨班掾則轉因此語而特爲通立傳反畧其語於韓信傳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輕且開後世史家一事一傳之例宜乎後世之史日益繁也又如呂后書遺呂后書至穢褻史記不載爲本朝諱也班書則醜褻述之并報書之醜惡亦詳錄不遺其無識更甚遷之優於固豈特在文字閒也惟史記

不立楚懷王孫心傳殊爲缺筆陳涉已世家矣項羽已本紀矣心雖起牧羊然漢高與項羽嘗北面事之漢高之入關實奉其命以行後又與諸侯王共尊爲義帝而漢高之擊項羽也幷爲之發喪則心固當時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數者因項梁敗於定陶即幷項羽呂臣軍自將之因宋義預識項梁之將敗即拜爲上將軍因項羽殘暴即令漢高扶義而西及漢高先入關羽以強兵繼至亦居滅秦之功使人報心心仍守先入關者王之之舊約而畧不聽猶是其智畧信義亦有足稱者非劉聖公輩所可及也自當專立一傳乃史記遺之豈以其事附見項羽諸傳中故不復敘耶然律以史法究

太觕也班史但改陳勝項羽爲列傳而懷王心亦遺之終屬疏漏後漢書列更始諸傳明史列韓林兒郭子興諸傳較爲周密矣

史記五

史記堯紀全取堯典成篇舜紀用舜典及孟子禹紀用禹謨禹貢及孟子其自敘謂擇其言尤雅者故他書不旁及也又如周穆王西巡見西王母之事周本紀不載而於趙造父之御見之亦見繁簡得宜然其中亦多有牴牾者舜紀云父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下文又云舜冀州之人也父頑母嚚象傲皆欲殺舜其文法不太複乎堯使九男二女事舜在四

岳薦舜之後而四岳之薦則以其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其時頑父嚚母傲弟已皆厎豫矣豈復有使之完廩浚井謀殺其身分其財奪其妻之事乃徒以孟子書有此語遂曲爲附會則仍未見其能擇也堯既親睦九族矣據史記所敘世次則舜乃堯之族孫尙在五服之內乃並不收卹而致其陶漁耕稼所謂睦族者安在耶且族中有此聖德之子孫而堯竟不知反待四岳之薦知人則哲之帝堯何至瞶瞶若此耶左傳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國語幕能帥顓頊者有虞氏報焉則舜之先有名幕者而史記舜本紀無之又左傳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註云思舜之後也則舜之後在夏時

有封於虞者左傳舜寘德於遂註謂殷封舜後於遂則舜之後在殷時有封於遂者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胡公則胡公滿之父也而史記陳世家皆不載又如契稷皆帝嚳子也契至紂四十三世而稷至文王僅十五世伊尹相湯湯七傳至太戊而伊尹之子陟乃爲太戊相此皆訛舛之顯然者劉知幾謂史記周以上多闕略無體統秦漢以下始條貫有倫信然蓋上古之事荒遠難稽史冊所垂已殘缺失次而必以意爲貫穿附會之自多窒礙也不特此也劉累以擾龍事孔甲帝本荒幻乃載之夏本紀而夏時有窮后羿篡帝相而代其位羿又爲寒浞所殺浞二子澆

殪一封於過一封於戈夏臣靡起兵滅浞而立少康事見左傳此夏本紀所必當載者乃反無一字僅於吳世家伍子胥語中見之而但云有過氏滅帝相少康奔於有虞以一成一旅中興復位則又遺浞后羿篡相一事且左傳羿篡位後帝相尙依斟灌斟鄩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能用兵始伐二斟而滅相相之妻后緡方娠逃歸於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長乃誅澆等則自羿篡位至少康復國凡數十年而本紀但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何也商本紀湯曰吾甚武乃自號曰武王此與尉佗自稱南越武王何以異周本紀武王伐紂紂奔鹿臺自燔武王至其死處自射之三發

而後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此雖劉裕朱溫之徒尙不出此而武王爲之乎呂刑謂穆王享國百年史記謂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左傳晉獻公之子九人國語亦云同出九人惟重耳在而史記晉世家則曰八人鞌之戰左傳郤克欲以蕭同叔子爲質而史記則以爲蕭同姪子皆不符合趙武之母莊姬左傳註以爲晉景公姊而史記則以爲成公姊按成公景公父也景公立十七年始有殺趙同趙括之事若係成公姊其時當已五六十歲尙能生遺腹子乎吳世家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處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長遂起兵相攻伍子胥傳亦言兩女子爭桑而

楚世家則曰吳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一事也而或云女子或云小童且吳世家則以卑梁屬楚楚世家則又以卑梁屬吳又楚世家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下令國中敢諫者死伍舉進曰有鳥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於是誅數百人進數百人而國大治滑稽傳又以爲齊威王即位荒亂左右莫敢諫淳于髡進曰國中有大鳥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不蜚則已蜚則冲天不鳴則已鳴則驚人於是朝諸縣令賞一人誅一人而國大治此又一手所著書而以一事繫之於兩人者淳于髡傳末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孟乃楚莊王時人在淳

于堯前二百餘年反云孟在堯後百餘年又子貢已列孔子弟子傳矣而貨殖傳又列之淳于髡已列孟子荀卿傳矣而滑稽傳又列之此又皆文之失檢者蓋史遷網羅舊聞僅編輯成書未及校勘是以尚多疎悞覩於景武二紀及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列傳三王世家並傅靳列傳俱未卒業元成間褚少孫始補成之則史記本末為完書也

伯益伯翳一人

史記伯益佐禹而秦本紀秦之先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栢翳而不言伯益是以後人皆以栢翳伯益為二人然

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栢翳一人則尚書載之當與稷契皐陶同列乃尚書所載有伯益無栢翳而伯益作虞其職在若上下草木鳥獸與史記所云馴鳥獸者適相脗合則史記平水土馴鳥獸之栢翳即尚書若上下草木鳥獸之伯益無疑惟史記之大費不見於尚書胡應麟據汲冢書有費侯伯益之語則大費乃伯益之封國史記既云大費即栢翳而伯益實封於費可見栢翳即伯益也又按國語嬴伯翳之後也韋昭註即伯益也漢書地理志又曰秦之先爲伯益佐禹治水爲舜虞官則伯翳伯益之爲一人尤明白可証蓋翳與益聲相近之訛也

路史以伯翳伯益為二人謂翳乃少昊後皋陶之子益乃高陽之第三子隤敳金仁山則云伯翳即伯益秦絳以入為夫故謂益為翳也若以伯翳為皋陶之子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於西臧文仲安得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乎又以益為高陽之子則夏啓時應二百餘歲禹又何從薦之是仁山亦以翳益為一人也

趙氏孤之妄

春秋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謂趙嬰通於趙朔之妻莊姬趙同趙括放諸齊莊姬以嬰之亡故譖同括於晉景公曰將為亂公乃殺之武（趙武也莊姬子）從姬氏

言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返其田焉左傳敘趙氏孤之事如此而已國語趙簡子之臣郵無恤進曰昔先主少罹於難從姬氏畜於公宮智伯諫智襄子亦曰趙有孟姬之讒又韓獻子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是皆謂莊姬之譖殺同括並無所謂屠岸賈也里克殺奚齊卓子時曾令屠岸夷告重耳欲立之屠岸之姓始見此其後亦未見更有姓屠岸之人仕於晉者即史記晉世家亦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言趙衰趙盾之功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氏後復與之邑是亦尚與左傳國語相合無所謂屠岸

賈也乃於趙世家忽云屠岸賈爲景公司寇將誅趙氏先告韓厥厥不肯而陰使趙朔出奔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氏賈果殺朔及同括嬰齊朔之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匿公宮後免身賈聞之又索於宮中朔妻置兒袴內不啼乃得免朔之客程嬰公孫杵臼恐賈復索杵臼乃取他兒僞爲趙氏孤匿山中使嬰出率賈之兵入山殺之并及杵臼而嬰實匿趙氏眞孤十五年韓厥言於景公立之爲趙氏後即武也武與嬰乃殺賈亦滅其族而嬰亦自殺以報杵臼於地下按春秋經文及左國俱但云晉殺趙同趙括未嘗有趙朔也其時朔已死故其妻通於嬰而同括逐嬰史記謂朔與同括嬰齊同日被殺

已屬互異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被難時已有武並非莊姬入宮後始生而史記謂是遺腹子又異以理推之晉景公並未失國政朔妻乃其姊也公之姊既在宮生子賈何人輒敢向宮中索之如曹操之收伏后乎況其時尚有欒武子知莊子范文子及韓獻子共主國事區區一屠岸賈位非正卿官非世族乃能逞威肆毒一至此乎且即史記之說武為莊姬所生則武乃趙氏嫡子也而晉世家又以為庶子晉世家景公十七年殺同括仍復趙武邑晉年表於景十七年亦言復趙武田邑而趙世家又謂十五年後則其一手所著已自相矛盾益可見屠岸賈之事出於無稽而遷之採摭荒誕不足

悉也史記諸世家多取左傳國語以爲文獨此一事全不用二書而獨取異說而不自知其牴牾信乎好奇之過也

宰我與田常作亂之誤

史記及孔子家語俱云宰予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則宰予蓋嘗助逆者及閱呂氏春秋與左傳相印證乃知非宰予事而傳聞之誤謬也呂氏愼勢篇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公曰陳常與宰予甚相憎若相攻則危上矣願君去其一人也簡公弗聽未幾陳常果攻宰予卽簡公于廟簡公喟曰吾不用鞅之言至於此亦見淮南子人閒篇而左傳哀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歸卽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諸御鞅謂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杜注闞止字也）逆陳逆殺人遂執之陳氏使逆偽病而遺以酒肉使醉守者而殺之以逃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宮子我在幄出迎之成子入閉子我於門外公執戈將擊陳氏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子我歸屬徒攻闈不克乃出奔陳氏追而殺諸郭陳恒（卽田常）遂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二書所載同一事也而一以為闞止一以為宰予則以闞止字子我宰予亦字子我故呂氏遂誤以此事屬之宰予而史記及家語並不知其詳又以為宰予與田常作亂而夷族蹍轉傳訛正

如鐘盤燭爵之遞誤竟使名賢横被誣衊成千古之寃獄由此以觀則韓非子所云宓子賤不鬭而死於人手韓詩外傳所云柳下惠殺身以成信皆戰國以後誤傳之詞非實事也

按田常殺子我一事史記於齊世家則全用左傳原文應亦知子我之即闞止矣而於田齊世家則又以闞止爲監止以子我爲監止宗人下又云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是史遷旣誤闞止監止爲兩人又誤闞止監止子我爲三人宜乎以子我爲宰予也然即以子我爲宰予則宰予之死亦以攻田常不克而被殺非黨于常也乃宰予傳何以又云與田常作亂

益可知史記追敘戰國以前之事牴牾舛謬多不可信矣又按史記李斯上書二世言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東坡志林引之以爲弟子傳宰予與田常作亂之誤謂李斯乃荀卿弟子去孔子不遠所引宜得其實云此亦似明宰予之非黨於田常而不知宰予本無被殺之事也

齊湣王伐燕之誤

齊伐燕一事孟子手自著書以爲齊宣王此豈有錯誤乃史記則以爲湣王遂致後人紛紛之疑按國策韓齊爲與國篇燕噲以國與子之國中大亂適秦魏伐韓田臣思曰秦伐韓則楚趙必救而齊可以乘燕之亂是天以燕賜我也齊王乃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此篇所言齊王尚未確指宣王而燕王噲既立篇則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仆之并載孟子勸王伐燕之

謂宣王因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爲宣王無可疑也史記所以係之湣王者則以湣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樂毅之伐齊實因齊破燕而爲燕昭王報怨想齊伐燕與燕破齊之事相距不甚遠而湣王在位二十九年燕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爲湣王不知此亦在國策特史遷未詳考耳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築宮事郭隗篇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去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而爲燕所破者湣王國策原自明白蓋宣王破齊之後不久即卒湣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爲

燕所破計其年歲正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畧相符史遷漫不加考故於燕世家則云子之之亂孟子謂湣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兵伐之而田齊世家則宣湣兩王俱不載伐燕之事忽於湣王二十九年突出樂毅爲燕伐齊一役可見史遷並未細核年歲遂難於敘次强以係之湣王而不知國策之文原自與孟子相合也况將兵之章子即匡章也匡章在威王時已將兵伐秦若如史記所云則歷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湣王二十六七年共八不且歷宦八九十年乎有是理乎通鑑以史記所敘與孟子不合乃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謂伐燕係宣王十九年事然宣王在位僅十九年而燕人立太子平又在伐燕後二年則燕畔仍在湣王時與孟子所記宣王慙於孟子之語不合故顧寗人又謂當以宣王之卒再移下一二年此說最爲武斷

古國君在位之年皆後人可憑空增損總由於不曾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報怨一語遂有此紛紛也以此一語為據則孟子所記宣王伐燕正是齊事而史記移為湣王之誤自不待言并無俟諸家之強移年歲矣

楚漢五諸侯

漢高紀常初定三秦出關劫五諸侯兵東伐楚應劭注五諸侯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顏師古則謂諸說皆非是年十月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俱降三月魏王豹降又虜殷王卬則五諸侯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其時雍王章邯尚被圍於廢邱必不在五諸侯之數也吳仁傑又謂是時諸侯降漢者凡七河南王申陽降殷王司馬卬被擄皆以其地為郡韓王鄭昌降以其國封韓王信張

耳脫身歸漢初無兵從皆不得與五諸侯之數惟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降漢後即以兵從而魏豹傳漢定三秦豹即以兵屬漢從擊楚於彭城韓王信傳信擊降鄭昌遂封信爲韓王亦以兵從陳餘雖不親至而漢遣以僞張耳頭即遣兵從擊楚是五諸侯者乃塞翟韓魏及陳餘所遣兵也顏吳二說相較吳說似更爲有據然塞王欣翟王翳既降後即以其地置隴西北地等郡與中陽鄭昌等同非仍使之王其地則不得尚謂之諸侯也且彭城敗後二王即走降楚則其在漢軍中并未必將兵而淮陰侯傳云漢定三秦出關收魏河南韓即鄭昌殷即司馬卬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是五諸侯內又有齊

趙矣然則漢所封五諸侯乃魏河南韓齊趙也至項羽
贊云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吳仁傑亦未見分晰按羽
本紀救趙時但云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而不言何
國惟陳餘傳謂是時燕齊楚皆救趙羽既破秦兵自必
并此諸軍皆將之然僅燕齊及趙三國耳若滅秦後所
封諸侯凡十八九人則又不止五諸侯蓋羽所將五諸
侯當以六國後已立爲王者爲斷當羽救趙引兵西入
秦時韓王成未從其從入關者魏王豹親自引兵燕王
韓廣遣其將臧荼趙王歇遣其相張耳齊亦有將田都
此四國在五諸侯數內無疑其一則別有齊王建之孫
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封爲濟北王此乃田齊之

嫡孫當亦在五諸侯之列也然則是時田榮雖背楚而羽所將五諸侯齊實有其二也

三戶

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蘇林曰但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也凌以棟乃以項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擊破秦兵遂以南公所云三戶為地名殊太泥矣且雖三戶以見其人之少猶將報怨破秦兵也所渡之三戶顏師古註在鄴西三十里若南公所云三戶即是此地楚之遺民安得在鄴西哉又按左傳趙孟命士茂執蠻子以畀楚師於三戶杜註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此又另一地也

廣武

楚漢之時地有兩廣武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此廣武在滎陽孟康曰滎陽築兩城相對名曰廣武在敖倉西三室山上是也韓王信懼誅逃入匈奴與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屯廣武以南至晉陽又婁敬傳上以敬言匈奴不可擊以爲妄言沮軍乃械繫敬至廣武此廣武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廣武縣是也後漢書周黨及王霸皆太原廣武人又杜茂傳詔茂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此晉陽之廣武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

史記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索隱曰高祖大度旣貰飲則讎其數倍價也按讎與售同賣物受直也武負王媼皆酒家每値高祖酤飲則人競買之其獲利較倍於常也宣帝少時從民間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正與此相類蓋高祖本紀自澤陂遇神至芒碭雲氣皆記高祖微時符瑞而此特其一端耳索隱乃謂貰飲而償厚價則下文折券句又何說也又沛公畧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此此蓋本徐廣音義史記如意死黎明孝惠帝出獵還音義云黎比也[illegible]明之時也按黎黑也黎明猶書所云昧爽詩所云昧

且耳楚漢春秋上攻宛陘旌旗人銜枚馬束舌雞未鳴圍宛城三匝夫曰雞未鳴正將明而尚晦之候也索隱必援徐廣說訓爲比字亦固矣又惠景閒侯者年表序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柹木札也柎木皮也喻人主疏末之親如扎出於木皮附於樹也據此則肺腑之義如中山王所云葭莩及蔡邕獨斷所云瓜葛也然魏其武安侯傳蚡得爲肺腑索隱曰如肝肺之相附也則又與前注自相矛盾矣按史文本作肺腑而轉肺爲柹轉腑爲柎釋之以木札樹皮反失之穿鑿矣

漢書

史記通記古今人物與專記一代之史不同故立陳涉

世家項羽本紀蓋已編作列朝之事也然尊羽爲紀冠於本朝帝王之上究屬非體陳涉王數月而敗身死無子亦難列爲世家班書陳項俱改爲列傳誠萬世不易之體例又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即繼以呂后紀而孝惠御極七年竟不書雖其時朝政皆出於母后然春秋於魯昭公之出奔猶每歲書公在乾侯豈有嗣主在位又未如盧陵王之遷廢而竟删削不載者班書補之義例精矣史記鴻門宴樊噲入衞沛公一事敘在項羽紀而噲本傳轉稍略班書則詳於噲傳而羽傳從略以噲之功宜敘噲傳且省兩處複敘也齊悼惠王肥入朝呂后以鴆酒令其爲壽將酖之孝惠欲與俱起爲壽呂后恐

乃自起反厄趙幽王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他姬諸呂女訴之呂后遂召王餓死此二事史記皆詳叙呂后本紀欲以著呂后之恐班書則各叙於齊趙本傳亦較爲得法蓋著作之事創者難而踵而爲之者必更精審也然固亦有疏漏者項籍傳田榮怨楚乃自立爲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是彭越之印榮所予也而彭越傳則曰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則又以爲漢予之印矣項籍傳項梁使使趙田榮發兵共擊章邯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我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乃不忍殺則項梁之言也而田儋傳乃載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

王窮而來歸殺之不誼則又屬懷王之言矣齊哀王起兵誅諸呂使祝午紿琅邪王澤至齊而陰令午發其國兵將之澤不得反國乃說齊王願先入長安與諸大臣議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資送之至長安是起兵始於齊哀王澤爲所欺始設計入長安也而澤傳又云太后崩澤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而西至梁聞灌嬰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驅至長安則又似起兵由澤始事矣吳王濞傳七國反周亞夫至雒陽問計於鄧都尉都尉教以以梁委吳但輕兵絶其糧道使吳梁相敝乃以全力制之亞夫從其策是以梁委吳之計亞夫至雒陽後遇鄧都尉始定也而亞夫傳則謂

亞夫初受命即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是此策亞夫求出長安早定於胸中不待至雒問鄧都尉矣按吳楚盡銳攻梁梁求救亞夫亞夫不往梁上書言天子天子詔亞夫往救亞夫仍守便宜自非先奏帝其敢抗詔旨乎則以梁委吳之計當是亞夫早定而吳王濞傳所云問計於鄧都尉者不免岐互也武帝本紀元光元年策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按仲舒對策在建元之初並不與公孫宏同時本紀所云亦誤平當傳云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按絳侯周勃相文帝其子條侯亞夫相景帝亦父子宰相也班氏何以忘之武帝陳皇后廢以

百金奉司馬相如相如爲后作長門賦以悟帝后復得幸此事宜載之陳皇后傳而竟不書鉤弋夫人被譴送獄夫人叩頭帝曰趣行汝不得活正見帝懲呂后之禍剛決如此宜載之鉤弋夫人傳亦竟不書但云有過譴死史記酷吏傳趙禹張湯義縱同傳故湯傳末書禹免官後十餘年卒於家見禹之用法尚平也縱傳末書後一歲張湯亦死見湯與縱之酷相似也漢書既以張湯另入列傳不在酷吏內矣乃縱傳末仍云後一歲張湯亦死有何來歷照應耶又史記不專記漢事故古今人物臚列不遺班氏既作漢書則所記皆漢事也乃班昭續之又作古今人表何也其所列人品等第更多未當

張晏曰老子元默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典禮乃在第四田單以孤城復全齊魯連之忽於榮利藺子之倫威於秦退讓廉頗乃皆在第五而大姬巫怪好祭鬼神寺人孟子怨刺作詩乃反在第三其餘紛錯更不可勝數又貨殖傳范蠡子貢白圭皆非漢人也乃亦仍史記之皆一并列之妄所謂漢書耶此實班書第一蛇足也又王莽篡位班書不列入本紀而別爲莽傳附於卷末固是但其體例仍似本紀敘事後漢張衡以爲莽傳但應載篡事至於編年紀月宜爲元后本紀此亦創論然元后歿後莽尚未敗則宜何書衡又以爲宜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前似直欲爲更始作本紀者此却謬論

愚謂是時并不必立元后紀而立孺子嬰本紀爲是孺子嬰被更始所殺之歲即光武建元建武之歲年月略無空缺更不煩彷史記秦楚之際特立年月表也余既創此論自以爲得作史之法及閱文心雕龍有云子宏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則謂王莽傳宜改作孺子嬰紀實有先我心者惟孝惠後當立子宏本紀之說則不遂於理子宏既非劉氏子安得舍其母后而反紀僞主耶

後世修史遂成官書古時如司馬遷李延壽之類則自作一家著述班彪改史記爲漢書亦是私史至其子固欲續成其業爲人所告誣以私改國史明帝取其書閱而善之乃使固終成前所著是漢書已屬官書矣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就和帝又詔其妹昭續之又令馬融兄續繼昭成之是續漢書不特班昭又有

馬續癸至其體例，刪去世家而存紀傳陳勝項籍俱入列傳中此皆班彪所定非因所爲也見彪本傳

漢高祖有後母

漢書高祖紀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及呂后爲質不見有母也高祖五年追尊母媼爲昭靈夫人漢儀註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晉灼亦曰五年已追尊先媼明其已亡此云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也按史記高祖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即萬年邑）則漢書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衍文無疑荀悅漢紀則

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乃是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太上皇葬萬年耳此尤明白可見高祖無太上皇后也然李奇曰太上皇后高祖後母也按史記項羽本紀羽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爲質及鴻溝之約羽又歸漢王父母妻子雖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泛詞然果無母則何必曰父母乎陸機作漢高祖功臣頌亦云侯公伏軾皇媼來歸謂侯公說羽乃以其父母歸也又楚元王交傳交高祖同父弟也師古曰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異母弟也然則太公是時蓋有後妻矣爲質於楚軍時必與太公同在軍中故曰項王取漢王父母爲質也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蓋即此後母也史記

於王陵傳但言太上皇及呂后者明此二人乃高祖所急故不書餘人於項羽傳書取漢王父母妻子者統而言之以紀其實也又史記漢書俱不載高祖之父太公字名按後漢書章帝建初七年西巡祠高廟遣使祠太上皇註高祖父也名煓一名執嘉又司馬貞史記索隱謂高祖母溫氏此即昭靈夫人也

史記闕文漢書衍文

史記趙世家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邯鄲趙都也都既失則君托跡何所楚昭王之失郢也書其奔郢奔隨齊湣王之失臨淄也書其奔衛奔鄒奔莒今兩年之內不書成侯在何所此缺文也漢書景帝中元三年正月皇太后崩謂是景帝母竇太后耶則崩於孝武之世而非景帝時也謂是景帝

廢后薄氏耶則不當云太后且廢后死不書也則此皇太后崩四字衍文也司馬相如傳其爲禍也不亦難矣亦字亦衍文劉向傳上欲用向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上不字亦衍文也

漢書古本

漢書尚有古本今所傳非其舊也南史劉之遴傳梁鄱陽王範得班固漢書眞本獻昭明太子太子使之遴及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與今本異者數十處其大略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之年月日又按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

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後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英彭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今本無此卷云按蕭琛傳此古本漢書乃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文字非隸

非篆㻋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則此古本漢書本㻋得之於北僧以餉鄱陽王王又轉獻昭明太子者所云今本蓋卽梁代所行與今刻不異至其改古本爲今本不知起於何時蓋卽其妹續成時所重爲編次耳宋景文校刻時其所校舊本內尚有曹大家本卷帙文字皆與今同則今本卽曹大家所定無疑也

顏師古注漢書

顏師古注漢書考核固詳然亦有紕繆者韓信傳項梁渡淮信杖劒從之師古曰直帶一劒更無餘資此特因上文歷敘信貧兒遂從而爲之說耳按許氏說文杖持也然則信傳之杖劍與張耳傳之杖馬箠蘇武傳之杖

俗牧羊不過同一執持之義也又迺充國傳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所謂恐怒無所信鄉者諸羌以安國屠威皆恐懼憤怒無所信從歸向遂激而成旅拒之變耳王莽傳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正與此相類師古註乃謂諸羌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其解抑何迂曲乎又蕭望之傳蕭育爲茂陵令會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收育傳召育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

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此乃蕭育自負之詞不能承順上官詣曹瑣瑣猶孔文舉謂曹操曰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去韋孝寬謂祖珽曰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語氣正相類耳師古註乃謂育自言欲免官而去便是杜陵一男子何須召我詣曹乎覺轉失語氣矣男子之稱固有作無位之人之稱者如後漢書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晉書忠義傳吳興男子沈勁然不可概論也又趙禹傳禹爲人廉倨公卿相造請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此不過謂公卿有來謁者禹終不往答也師古注乃曰以此意告報公卿是竟以報謝二字屬下句謂禹自明此意於公卿間矣不亦

太迂遠乎又路溫舒傳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張晏曰光解光也按百官公卿表昭帝元鳳六年廷尉李光此即舉溫舒爲掾史者也若解光者哀帝初以明經通災異得幸見李尋傳後爲司隸嘗奏趙昭儀賊害王子又劾王根王況其去元鳳時已六十餘年亦不聞其爲廷尉也張氏之解亦誤

班書顏註皆有所本

葛洪云家有劉子駿漢書百餘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記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王鏊因推論之謂班書寔史才然其他文如文選中所載

多不稱何其長於史而短於文及觀葛洪所云乃知漢書全取於歆也新唐書顏遊秦乃師古之叔嘗撰漢書決疑師古註漢書多取其義許觀因追論之謂游秦許觀訓游春所作決疑十二卷時稱大顏師古爲太子承乾註漢書盡取其義是師古註實遊秦註也按古人著述往往有先創者不得名而集之者反出其上遂因以擅名者固不特此二書也北史蕭該撰漢書音義又有包愷亦精漢書學者以蕭包二家爲宗新唐書姚班傳班祖察撰漢書訓纂後之註漢書者往往竊其文爲已說班乃著紹訓以發明之是唐以前註漢書者已多並不止遊秦也師古同時又有劉伯莊劉訥言及秦景通兄弟

皆名家景通晉陵人與彭聘俱精漢書時號大秦君小秦君學漢書者非其所授以爲無法此又師古同時之精漢書者也又房元齡以師古註太繁令敬播撮其要爲四十篇後王勃以師古註多誤又作指瑕以摘其失

後漢書

後漢書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於藉手其先有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光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伏無忌黃景又奉命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單于西羌地理志邊部崔寔朱穆曹壽又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十四篇號日漢紀熹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

盧植續為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承作後漢書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紀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漢紀為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宏作後漢紀三十卷宏自敘所采書除謝承司馬彪華嶠謝沈外尚有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及諸郡先賢傳等書是後漢之紀載不下數十種成書既多採擇自易兼有遷固為之成式益得斟酌以求至當如改外戚傳為皇后紀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術列女宦者諸傳皆前史所未及而實史家所不可少者也其自負

謂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論寔天下之奇作然其編輯亦多所未當如鄭康成一代大儒鄭與賈逵亦深於經學乃不入儒林傳與逵仕於朝有事蹟可紀入之列傳猶可也康成屢徵不仕不入之儒林而編爲列傳可乎卓茂魯恭郭伋杜詩張堪廉范皆以吏績著而不入之循吏傳或以其官不以吏終也然班書循吏傳黃霸不嘗爲丞相乎朱邑不嘗爲大司農乎陽球奏誅宦官王甫等剛正嫉惡不避權勢自當與李固杜喬等同傳乃列之酷吏可乎既有逸民傳矣孔休劉宣諸人避莽不仕龔遜終身何以不列入而僅附於卓茂傳之末乎既有方術傳矣而楊厚傳通篇皆敘其

占驗之精又何以不入之方術乎光武起兵年二十八明年爲更始元年又明年爲更始二年又明年而光武始即帝位是年三十一矣在位凡三十三年則光武應是六十三歲而本紀乃云六十二歲誤也虞詡傳中常侍張防擅弄威柄詡劾奏反爲所陷下獄拷掠宦者孫程張賢知詡無罪乃奏白其冤時防在帝後程即叱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則程乃宦寺之賢者此事至今凜凜有生氣程既另有傳此事何不載之本傳中乃反詳於詡傳乎徐穉傳陳蕃爲豫章守請穉署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陳蕃傳則云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士前後郡守皆不能致惟蕃

能致焉特置一欄去則懸之而敘藩守豫章時略不及
徐稚事何也又陳蕃傳小黃門晉陽趙津乘勢犯法太
原太守劉瓆案其罪殺之則此乃劉瓆事也而王允傳
云允爲郡吏晉陽趙津放恣爲一郡患允討捕殺之則
又作王允事矣蓋是時瓆爲郡守允爲郡吏共成此事
而傳不斷言之竟似兩事矣又十志乃劉昭取司馬彪
所作以補范書者增百官及輿服志是矣刑法藝文亦
史之所當載者乃不爲作志則東漢之刑名及諸人著
述於何考乎此又補註者之失也

後漢書二

史遷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倣之亦於

各紀傳後作贊是班之贊即遷之論也乃范書論之後又有贊贊之體用四字韵語自謂體大思精無一字虛設以示獨闢實則仍倣史記漢書末卷之敘述而分散於各紀傳之下以滅其躡襲之迹耳不知史漢之敘述篇各有引詞所以自明作書之本意云爲此事作某本紀爲此事作某年表爲此事作某世家列傳班書因之又謙而改作爲述亦所以明作某紀某傳之意故論贊之外以此系之於卷末不嫌複也范書之贊則非爲此但於既論之後又將論詞排比作韵語耳豈不辭費乎

後漢書註

後漢書註乃唐章懷太子賢集諸儒張太安劉訥言格

希元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成之見唐書章懷太子傳按梁時有王規嘗輯後漢衆家異同註續後漢書二百卷又劉昉集後漢同異註後漢書一百八十卷吳均又註後漢書九十卷則唐以前註此書者已多章懷註蓋又本諸書也